

《刘燕庭诗稿》作者系王金铈而非刘喜海

仇家京

内容摘要:杭州图书馆藏《刘燕庭诗稿》,自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收录以来,被冠以“清刘喜海撰”并为多家书目引用而传讹至今。通过对原书内容、题跋墨迹与印记等逐一审读,可以论定此系清末王金铈的佚诗稿。该稿本的发现以及所作考订、梳理,除了对古籍书目传统意义上的纠谬补正以外,旨在发掘湮没已久的著者流寓经历等行迹,对话焉未详的杭州藏书家故实有所钩沉。

关键词:《刘燕庭诗稿》 刘喜海 王金铈

馆藏《刘燕庭诗稿》,《杭州图书馆善本书目》著录为“刘燕庭诗稿一卷刘燕庭撰稿本”^①。上世纪九十年代编成的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收录此书,将著者改作“清刘喜海撰”^②,并先后为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、《清人别集总目》、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、《中国古籍总目》等书目所沿用。拙作《古籍著录辨正述例》曾援引此条目作为例证,虽否定了该诗稿为“刘喜海”所作,但真正的著者究系何人,仍然不得其解^③。近年利用全国古籍普查之机,再度审阅该书,通过对其内容、铃印、题跋墨迹等逐一查考,推断此书系杭州藏书家王金铈的未刊诗稿。诗作共200余首,记载了清咸丰十年至同治四年(1860—1865)太平军扫荡江南时,著者为避兵燹而寄食他乡长达六年的流寓始末。王金铈佚诗稿的发现以及所作考订与梳理,除了对书目著录传统意义上的纠谬补正以外,旨在发掘著者的流寓经历与藏书事迹,亦为语焉不详的杭州藏书家故实有所钩沉,庶几使前贤的“存古之功”不致湮没不彰。

①《杭州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西泠印社出版社,2011年,第77页。

②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集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1313页。

③仇家京:《古籍著录辨正述例》,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》2013年第7期,第96-99页。

一、《刘燕庭诗稿》辨讹

1. 稿本的形制及流传

《刘燕庭诗稿》一卷(以下简称“《诗稿》”),前衬页有汪芑题跋云:“理惬诸心,语炼在骨。冰壶澄澈,玉色浑融。先生缮性冲澹,蕴抱孤复,茹古得髓,吐词刊华。方之涧路昼静,幽花媚春,岩扉夜寒,老鹤语雪。近代坛席,当与愚山、初白抗行。十读三复,钦契无似。壬申阳月古吴茶磨山人汪芑拜读并识”。正文中尚有汪芑手书浮签百馀张,皆为《诗稿》之批语。如次篇《侨居》:“侨居嫌近市,出郭且幽寻。徐步得闲味,独行生道心。垂杨深浅色,春鸟短长吟。进得城闉晚,斜街月有阴。”天头处浮签墨题曰:“三、四,韦孟胜境。‘春鸟短长声’,唐人有此句,拟易‘垂杨如画色,春鸟入诗吟’。未识有当否,尚希主裁。芑僭白”。第18首《哭陈蓝生》浮签批曰:“语淡意浓,纯从至性流出,读之使人增交谊之重。‘君弟’拟易‘家’。芑读”。《偕六一访梅游驼峰宿大梵窝晓起返寓得诗四首》,浮签题“清游佳句,目不给赏。芑读僭白。选录第二第四首”。批语所涉诗作,诗末往往钤“燕庭”印,先后达一百馀枚,当是汪芑经眼选定之诗加盖的印记。原编目者将此批跋者印文“燕庭”(汪芑字)臆断为著者“刘喜海”(字燕庭),此为致误之由。

从《诗稿》的钤盖的藏书印来看,正文卷端自下而上依次钤有“湛庐”、“王金铈印”、“永安”、“磐石”印记。若从稿本钤印部位推知印章钤盖的先后,处于卷端首行下端,多为著者或首位收藏者钤印之处。

关于王金铈其人,丁丙《国朝杭郡诗三辑》收录其《湖墅杂诗》六首。诗前有著者小传云:“王金铈,字湛庐,号藹士。裕霏曾孙。仁和增贡,候选教谕。藹士积学善文,从游甚众。子耕举于乡,客死京,邨人为扼腕。”^①同为丁氏编纂的《庚辛泣杭录》,汇辑庚申(1860)至辛酉(1861)间太平军两次攻陷杭州的“朝廷之谕批,疆臣之奏报等关系于杭者”,其中收录王金铈《劫后湖墅杂诗》两首,末有著者双行小字自注,追忆了杭城“珠儿潭”与“北关夜市”的往昔胜景以及遭劫后的萧条景象^②。潘衍桐《两浙輶轩续录》又从上述两书中选辑六首,题为“湖墅杂诗”^③,诗前小传删去“藹士积学善文”后的二十三字。因《国朝杭郡诗三辑》一书刊成于光绪十九年,从该信息可以获知,王金铈在光绪十九年之前即已辞世。崔永安(1858—?),字磐石,广州驻防汉军正白旗人。光绪六年进士。光绪三十一年任浙江督粮道,官至护理北洋大臣,直隶总督。宣统元年以直隶布政使护理,后因病乞归。喜杭州湖山之胜,遂卜居,以书画自娱,

①丁丙:《国朝杭郡诗三辑》卷八四,清光绪十九年丁氏刻本。

②丁丙:《庚辛泣杭录》卷十六,清光绪二十一年钱塘丁氏刻本。

③潘衍桐:《两浙輶轩续录》卷四六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686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726页。

有“止园”、“磐石印”、“止园审定”等多枚藏印。《诗稿》散出后，一度为其收藏。《诗稿》封面手题“止园居士手藏”，下钤“止园”印以及卷端所钤“永安”、“磐石”的专属印记可证。

2.《诗稿》著者考

《诗稿》开篇“贼去兵犹扰，携家过浙东……”，至末篇“黄童白叟各欣欣，眼见东南尽扫氛……”作结。审读《诗稿》全文，书末有未署姓名者题跋云：“余髫年喜读古人诗，而不善作诗。自咸丰庚申年，避寇至越东，侨居无事，始所握管为诗。惟是胸馀积轴，自愧空疏，而才力又浅薄，故七古不能为也；五七绝须有神悟，余未得此中三昧，故绝句亦不能为也。所作者多五言古今体。五古喜修洁，语亦真朴，间或有可存者。五律以锤炼为主，中有警句，颇费推敲。然何敢谓四十贤人，不过肩随四灵而已。七律佳处近放翁，但起结平弱，终是小家。至省垣收复后，乙丑回杭，俗冗纷纭，而此调遂不复弹矣。人之知己，不及自知，爱志是编颠末，以验同学云。”跋文所称“庚申”即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“乙丑”则为同治四年（1865），交待《诗稿》起迄年代与“避寇”侨居之事甚详，且与《诗稿》内容、形式相契合，当是出自著者之手。刘喜海（1793—1852），字燕庭，山东诸城人，曾在陕西、四川等地担任地方官。汪芑题跋之末署款“壬申”即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，而刘喜海早在咸丰二年（1852）即已辞世，距书末跋达二十年之久，可见其并非此书的著者。

《诗稿》用小楷抄录，书末未署名的题跋则用行书书写，而正文中部分题名之下书一“存”字以及校改字迹与该题跋墨迹出于同一人之手。查阅国家图书馆藏王金铢“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省心录一卷”（清汪安、汪定古香楼刻本）题跋本^①，跋尾署有“同治壬申霜降前一日王金铢识”。经比对，该题跋与《诗稿》手书题跋墨迹吻合一致，从而可初步证实《诗稿》的著者即是王金铢其人。

对《诗稿》内容作进一步考察。王金铢在浙东寓居时，与同为避难的李节贻、陈子弢诸友尤为相投，多见于诗作。《诗稿》中《游石佛寺同陈雁汀朱筠卿李节贻楼六一》、《积雨初霁宴集陆氏怡园酬李节贻陈子弢》、《同陈雁汀朱筠卿李节贻楼六一集赵氏西爽楼》、《泛舟小皋访陈子弢》等诗，叙述了“端为兵戈归未稳，每逢佳处迹留鸿”相聚缘由以及“壶觞各自适，谈笑均率真”、“入室欢何极，谈心践宿要”饮酒谈笑的欢娱情景。

李念孙，字节贻，号元李，一号杏帘，钱塘人。咸丰壬子举人。“工文章，倚马可待。赴秋闱，不携考具，笔砚之外，仅披絮袍以御凉，怀麦饼以充食……闻故乡沦陷，急归。”^②李节贻先期回到杭州后，王金铢曾赋诗云：“同客天涯已半年，一朝旋里别芝颜。远山落日人初往，野水寒云鸟自闲。从此音书赖鸿雁，可能鼙鼓靖乡关。青莲社长（谓李君节贻）如相问，稍待平安我亦还”（《送俞牧

^①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集部》，第193页。

^②丁丙《国朝杭郡诗三辑》卷七三，清光绪十九年丁氏刻本。

仙回杭》)。时隔未久,著者惊闻遭粤匪之变,节貽殉难的噩耗,悲痛难抑,情见于词。吟道:

从叔舍垢亦多人,视死如归独不群。竟赴清流全大节,遂令同社失斯文。五伦无愧堪风世,三绝兼称孰比君。欲奠椒浆申积悃,令人何处访孤坟。

天姿清绝本超尘,夙荷垂青许结邻。卓犖才名孚众望,真灵位业有前因。平交自此失知己,高谊谁能及故人。君已成仁兼取义,始终不愧读书身。(《哭李节貽二首》)。

诗中所谓“同社”即是指“解社”,因研习书法、篆刻、金石收藏等而结社。丁辅之曾在‘南屏解社之印’旁注释云:“在南屏净慈寺旁,为灵芝寺僧莲衣、净慈寺僧以能与李节貽、叔盖等所创。咸丰庚辛之乱,寺与社皆毁于火也。”^①王金铢“湛庐藏书记”自用印章,咸丰四年出于解社创始人之一的钱松(字叔盖)之手^②,仅隔六年后,四十三岁的钱松亦在太平军攻城时率阖家饮毒自尽。王金铢当属解社成员,他在《诗稿》中涉及与解社过从者,除了李念孙以外,尚有陆菊山(一作“陆掬珊”)、以能等人。其中咏叹社友凋落的词句,如“社中存有几,相对泣西风”(《新秋回杭过净慈寺访以能上人》)、“缅怀金石友,落落如晨星……先生生荆棘,故社失粉榆。蔬韭徒望荐,使我心欷歔”(《感怀》)等诗可证。

王金铢《诗稿》中,有《秋夜步至月湖书院》等诗,记载了其流寓宁波时情形。月湖书院发轫于北宋庆历年间,向为学者讲学聚集之所。《书怀》一诗有云:“自越更之宁,生计悲愈蹙。养亲无所资,不免将书鬻。及其稍赢馀,又欲将书蓄。结此不解缘,瘵病洵我独。宿好乞从天,琳琅充眼福。胡为世间儒,有书甘日束。三昧个中存,未获尝其馥。即或事呶唔,不过为干禄。”可见其在授徒教习之余仍不废购售书的活动。丁丙在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中,曾记载购入天一阁旧藏明钞本《甄正论》二卷,即是“王藹士避乱甬上得之”。

从以上《诗稿》的校改墨迹与汪芑所题浮签“拟易”、“芑读并选录”等字样中可以看出,此为著者的修改稿,而《诗稿》中的内容、时间、题跋手迹以及所涉事略,均为存世资料所印证,可见《刘燕庭诗稿》当是《王金铢诗稿》之误。

二、《王金铢诗稿》概述

清代,杭州作为浙江行省省会,地处东南繁富之地,财赋重区,经济文化十分发达。咸丰十年至同治四年(1860-1865),忠王李秀成谋求解除天京之围,二度攻入杭州,使得杭州成为太平天国和清军反复争夺的城池之一。从当时亲

①陈豫钟等:《西泠后四家印谱》,西泠印社出版社,1998年,第69页。

②方去疾:《钱松印谱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,1992年,第53页。

历者的描述中,仍可看出当时兵燹所造成的惨象:

咸丰十年,“吾杭庚申、辛酉,两遭兵燹,城隍颠覆,社稷倾危,邑有流亡,民多死丧。或撓锋镝,或蹈火汤,或赴水以捐躯,或悬梁而陨命,或遇在陈之厄,或罹过宋之艰,遗婴泣歧,弃尸卧野”^①。正是在此背景之下,王金钰携老母以及子女逃亡绍兴。诗稿首篇《挈眷至越途中有感》:“贼去兵犹扰,携家过浙东。愁生残照外,春尽落花中。已荷天恩大,将无客路穷。一枝如可借,庶免叹飘蓬。”即是其流亡伊始时的真实写照。

《诗稿》主要集中于客旅、交游、咏怀和别离等几个方面,兹择其要者节录并试以解读。

1.记录避难行踪,倾诉羁旅境遇

王金钰自咸丰十年携家离开杭州,先后流寓绍兴、上虞、余姚、宁波等地,居无定所。《诗稿》屡屡吟道:“故乡兵扰后,旅食已经年。在邑难安处,携家又泛船”(《由郡城徙居马鞍山》);“避地经年宅屡更,劫来寓此愜幽情”(《遣兴》);“为客经年久,犹难返故乡”(《桥南闲步》)。从《新秋回杭过净慈寺访以能上人》、《由杭赴越途中作》的二诗中,可知其曾回杭打探消息,旋即返回绍兴。岂料绍兴亦非安宁之地,清咸丰十一年,太平军攻占绍兴府。《绍城失守,闻贼抄掠,已近邻村,因挈眷匿东江渔舟中,得诗四首》,叙述了当时“兵燹日相逼,豺狼势复恢”的情势,以及著者“凶锋须暂避,挈眷海之隈”、“暂以舟为宅,飘蓬未得安”,寄身舟中的经历;而《夜闻警报走避真如庵》一诗,则记录了“烽火连村起,频闻警报临。因教偕稚子,扶我上高岑”的夜间逃难场景。

著者流寓生涯,旅况益艰,生活时陷困窘之状。念及因动乱造成的社会灾难,自身陷于困厄的同时,天下黎民亦不能幸免,故诗篇中多流露抑郁悲伤之语:“陆沈随处所,空抱济时心……蒙天虽脱险,未忍对苍生”“干戈犹未了,糊口欲何之。岁歉贫心亟,天阴病骨知。负薪怜子苦,鬻钏感亲慈。共乏谋生策,非余独数奇”(《感怀》);“岁饥我犹饱,天寒我有衣。我衣悯人寒,我饱悲人饥”(《口占》)。为谋生计,著者曾一度出海行经商之事:“干人恐启羞,聊与商贾伍”(《上虞寓中迟葛小芴、杨天惠未至,登张氏山楼眺望》);“同舱皆估客,我亦附其曹。藉此谋升斗,因之涉海涛”(《秋夜泛后海作》)。

2.寄情田园风光,叙述友朋交游

浙东之地,自古便是山水之区,钟灵毓秀,风景优美,且历史文化积淀深厚。如《诗稿》所涉戴山、姚江、白塔洋、泗门、卧龙山、月湖等地的自然景致,无疑是能抚慰心灵的栖息地。它们的存在,为著者寄情于山水提供了客观条件。诗歌中不乏这方面内容:

“自得幽居趣,何知尘世喧。此中耕读书,即是晋桃源”(《即事》)。“嫩绿

^①曹箴:《为庚辛殉难士民募建水陆道场启》卷三。见丁丙《庚辛泣杭录》卷十六,第67-68页。

柳纒丝。落红花成片。盤桓无俗情,幽赏有馀恋。景物足娱人,客怀为一遣”(《雨后》)。“涧随山曲折,山引涧弯环。流水杳然去,白云常自闲。胜游洵可乐,俗虑已俱删”(《同緝庵游梅坞诸山,宿石雪庵,听月如上人弹琴,得诗二首》)。“我行长塘村,蓊蔚美山水。平畴长药苗,仄径落松子。更喜村塾幽,读书岩谷里,闻此呶唔声,我行聊且止”(《长塘道中》)。著者状物写景,笔法细腻,描绘了乡村山水田园之美,表露出追求淡然闲适以及清幽寂静的生活情趣。

从《诗稿》涉及的人名来看,先后有冯薇史、陈蓝生、李节贻、陈子弢等三十余人,因缘际会,多因避难而聚。友朋间的交往唱和,则借机生发。诗中这样写道:“难得良朋至,相偕出郭行”(《郭门闲眺同陈雁汀、楼六一》);“逆旅逢知己,同行又得朋”(《过雁汀窝舍夜话,偕六一步归作》);“异乡逢至友,相见各开颜”(《访陆弼山归有作》);“素性耽幽讨,村居幸有俦。三人同志趣,一路好句留”(《偕六一访梅,游驼峰,宿大梵窝,晓起返寓,得诗四首》);“戚党存无几,相逢幸得君”(《晤徐子泉》);“相去无多里,相思屡过从”(《过家简民瑞霭草堂留饮有作》);“三月天气新,寄情随所触。胜侣欣招邀,泛棹沿湖曲”(《游石佛寺同陈雁汀、朱筠卿、李节贻、楼六一》)。可见著者流寓浙东时的生活并不寂寞。

《诗稿》以五言古风为主,直抒胸臆,风格清幽闲雅。著者自跋称其“不过肩随四灵而已”。“四灵”即指南宋永嘉(今属温州)诗人徐照、徐玠、翁卷、赵师秀四人,因其字号中皆有“灵”字而得名。他们志趣相投,继承了山水田园诗人的传统,留恋于啸傲田园、寄情泉石的闲逸生活,往往藉诗歌以抒发个人感受,通过吟咏山水、酬酢唱和,寄望于摆脱人生的系累。《诗稿》中超尘拔俗、企慕隐逸的情致,与“永嘉四灵”诗风相近,虽偶有怀才不遇的幽怨,但显得内敛平和,看不到沉沦与颓丧。其隽永的诗意,仍不失为敦厚、雅正的儒家伦理规范。

三、王金钰藏书事略管窥

根据现有资料,王金钰藏书事迹已难闻其详。雪泥鸿爪,至今凭借《诗稿》所述以及一些递藏书目或题跋的记载,仍可推知“湛庐藏书”之概况。

“少年生计已蹉跎,况未销兵患难多”(《有感》);“室中名器惟图史,花下吟朋有燕莺”(《春日遣兴》);“室有诗书贫亦好,身无疾病福须知”(《咏怀》);“破卵复完真是幸,卖书以买尚馀痴”(《感兴》)。从《诗稿》的叙述中可以得知王金钰家境并不富裕。在浙东避难期间,更是陷入了“临水当山称隐居,奈逢屡空费踌躇。破除愁障无如酒,丧尽家赀只有书。衣垢尽容褊处虱,囊虚几欲釜生鱼”(《寓楼偶书》)的境地。他在《书怀》的长诗中,对其读书生涯与藏书情况有过较为细致的描述:“素性耽读书,有书随意读。读过辄遗忘,吾志不求熟。所好莫若斯,终日几案伏。藉此陶性情,敢谓便便腹。其味旨且甘,

饕餮等嘉谷。先哲有名言,终身宜佩服。一自觐兵氛,俨如失水鱼。兵戢始言还,复我旧邦族。曩昔所藏书,倾箱兼倒簏。幸未肱篋去,整顿仍满屋。”王金钰藏书散出后,以八千卷楼主人丁丙所得为多,仅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著录的就有《四家录》二卷(元刊本)、《韵语阳秋》二十卷(明正德刊本)、《西崖先生拟古乐府》二卷(万历刊本)、《刘子》十卷(明万历刊本)、《读风臆评》一卷(明万历闵氏刊本)、《龙川文集》三十卷(明崇祯刊本)、《旌阳石函记》一卷(明刊本)、《皇明启运录》八卷(明刊本)、《刘宋二子》四卷(明刊本)、《蓉塘杂著》十卷(旧钞本)、《珊瑚木难》八卷(旧钞本)、《四家录》二卷(元刻本)等书,钤有“王金钰印”、“湛庐藏书”、“湛庐”、“文字禅”印,目录之下分别署有“王藹士藏书”。以上诸书今藏南京图书馆,均为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收录。黄裳曾经购得康熙刻本《增补武林旧事》八卷,有王金钰收藏印记,他在《来燕榭读书记》中称“王金钰亦杭人藏书之有名者”^①。“第三次国家珍贵古籍特展”展出的明隆庆二年崔近思刻本《扬子法言》十卷(今藏天津图书馆),亦有“杭人王金钰藏印,知名藏书家,惜藏书事迹翳如”^②之叹。从《诗稿》中所涉藏书事迹以及流出的上述典籍来看,可见王氏藏书不在少数,且品味不低,这也与丁氏称其“好藏古书”^③的记述相合。

《王金钰诗稿》湮没已久,它的发现,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了解杭州王金钰生平的重要资料。虽为“避难诗”,但其中所展示的,却是一个长期沉浸于“游心群玉府,含咀味无涯”(《书怀》)读书氛围中的藏书家内心世界。著者曾处于社会动荡与内乱之中,长达六年的转辗颠沛流离,当时兵祸所带来的困苦和惊扰自不待言,而自身命运亦如同书的聚散,均不可预知,因其酷爱藏书与读书,谙晓哲理,故能在逆境中处之泰然,情有所寄,发而为诗。尤其是著者在困厄中所传递的人性良知与文化操守,诗作中有着更多的深切体验与思考,对后人无不启迪,颇值得珍视。

【作者简介】仇家京,男,杭州图书馆研究馆员。研究方向:古籍整理、版本目录学。

①黄裳:《来燕榭读书记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1年,第37页。

②刘明:《第3批特展善本珍籍杂述》,见《文津流觞》,国家图书馆古籍馆,2010年第3期,第13页。

③丁丙: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二,第176-177页。